

假设 爱有如果

紫眸◎著
华文出版社

饮一杯时间的酒，
唱一阙离别的歌。
假设爱有如果，
又有谁能逃得过宿命的劫？
虽如此，
还是希冀那个特殊灵动的女孩，
能忘却曾经的沧海水，
满握一手自己的幸福……



假设

紫眸◎著

爱有如果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假设爱有如果/紫眸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
2005. 1

ISBN 7-5075-1782-9

I. 假… II. 紫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7744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hs.com.cn>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hs@263.net

电话: (010) 63370892

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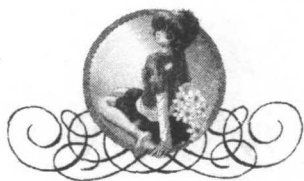
880×1230 毫米 1/32 开本 6. 625 印张 90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01 - 8000 册

定价: 18. 00 元



第一章

爱尔兰咖啡馆。

我不喜欢喝咖啡，但是和人约会基本都在那里，不为其他，只为它离我的工作地点最近。

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男子，岁月已经开始赋予他成熟的外表。但是在我眼中，依然是那个青涩的男孩子的样子，影子浅浅绰绰地重叠在如今的外貌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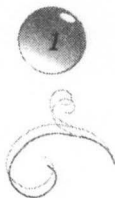
“唐小姐，还是老样子？”侍者都认识我。

“嗯，多谢。”

老同学找我叙旧，虽然不甚感兴趣，但也不好意思拒绝。

“最近，我一直在回想过去的事情。”他浅饮一口，开口道。

我不语，知道他重点在后面。





“忽然觉得人越大，越是想念过去的纯真，那时日子真的很好。”

距离产生美，回忆也是一种自己虚拟的过程，可以很美，可以很丑。

“如果，当初我追求你，会有什么结果？”

皱了皱眉，人难道老了就要回忆自己的所得所失了？

我松开咬住的麦管，轻轻地说道：“我不回答虚拟语气的问题。”

会有什么结果？大概也就如此这般坐在一起喝茶聊天。

咳！我什么时候也开始乱想了。

我沉默了半天，才开口道：“你现在也有女朋友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倒也诚实。

“那要珍惜。”这种废话我简直不想讲。

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缓缓地说：“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女朋友和你一起掉下水，我会救哪个？”

我一愣，心理测验？

“我可不想做你妈妈。”我有时也佩服自己混淆视听的本事。

“呵呵。”他大笑，“是，你不会是我妈妈，但是你是我的暗恋对象。”

我微笑。年少情挑，暗恋又如何？能讲出来也就是





放开了，我会不知道？少时被测出智商 190 的天才少女，这点事情总是瞒不过的。

“我一定会救你的。”他的声音很深情。

而我却依然微笑地看着他，一直看到他很狼狈。

“因为她以前是学游泳的。”他有点无奈地说出答案。

挑挑眉，表示我就知道是这样……

“你还是一样的不好玩。”

“不过是不想让人玩而已。”我笑道。

同一地点，同一位子，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人。

最近找我的人特别多，是春暖花开的关系吗？

不过，我知道对面的这个人是我不得不见的。

“唐小姐，果汁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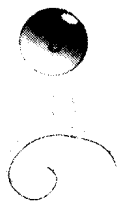
熟门熟路，我发现真的是老了，懒得变化，懒得翻新样，习惯就好。

“你好像经常来这里。”语气微有责怪。

“当你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觉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考虑这么多了。”我看着对面的那位帅哥，或者说二十年前可以称为帅哥的人，懒洋洋地说道。

这个城市里没有什么秘密，去哪里约会都是一样，人家想知道总会知道。

我是懒得换地方，如果记者觉得今日我的约会有社会价值，自然会登上头条。





“小蕾，你工作很忙？”

“这个工作是不会很轻松的，除非世界和平。”

“那就不要做了，一个女孩子家，整天和尸体打交道，怎么嫁的出去？”

我的工作是法医，和尸体打交道是必然的。

“他们比人更诚实。”说得有点恐怖了。

不做工作谁来养活我和母亲？我还尚未找到如意的长期饭票，一切惟有靠自己。

“父亲，不用担心我。我的事，我自己会处理。”

是的，对面这个男人，即使到现在仍可以称得上英俊，可想当初是如何的让女孩子着迷。

这就是我父亲，一个陌生而熟悉的名字。

我遗传了他大部分的外貌，所以我是感激他的，是他让我的皮相非常美丽。但是我的记忆里没有太多他的印象，因为他在我6岁时，和母亲离婚了。

“父亲，今天你来找我，有什么事情？”

我下午要开一个全国法医年会，还要演讲的。

“听说你最近和一个比你小的男子在一起。”父亲试探地看着我。

“是的。”我不否认。

“听说，他都没有上过大学？”

呵呵，还用听说？这个城市里什么都不是隐蔽的，要知道什么尽可知道，这就是科技发达的后果。

“不错。”既然你都已经下过功夫调查了，我又何





必说谎。

“做什么的？”

“生意人。”

调查姓甚名谁，工作为何，年薪多少，有无住房，有无私车，相貌如何，要了解一个人似乎只需知道这些即可。

“小蕾，你是堂堂硕士毕业，和他简直是云泥之别。”父亲的语气有点儿痛心疾首，仿佛我是失足少女，在等待他的救赎。

母亲就全然不是这般。

知道的时候，就问了一句：“和他在一起如何？”

“他让我快乐。”我答。

“不错，能让你快乐，就可以了。”

母亲毕竟是母亲，对我知根知底，能让我快乐的人很少，所以这就越发珍贵。

学历高又如何？英皇杨氏，和记黄埔李氏，皆是白手起家，未必有多高学历。以此取人，未免势利！现如今倒觉得，学历高的无非给人打工而已，高级点，也无甚体面。不过这些懒得和父亲讲，他也不会听。

“父亲，有何建议？”我抬腕看看手表，表示我的时间不多。

姜是老的辣，我的小小不满立刻被父亲看出。

“没什么，你的事情，我总是放心的。”峰回路转，“不过，下周三，你云姨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，我想你





们年轻人总有话说，就凯悦吃顿饭，聚聚吧。”

我一挑眉，就是那个 H 大毕业的博士先生？

“到时，我会通知你的。”父亲末了又加了一句。

哎！完全不给我拒绝的机会。相亲吗？我会听从才怪。

云姨，我见过几次，就是我父亲的现任太太。家底颇厚，因而保养得体，看上去不过四十光景，看得出当初是个美人。曾经结过一次婚，有这么一个号称奇才的宝贝儿子。

“父亲，我下周很忙。”总要试试。

“难道我要找你吃饭也要预约？”父亲适时摆出父亲的尊严。

差不多，我心里暗想。

“唉……”父亲唱作俱佳，长叹一声，“可是因为为父的作为，使你不相信爱情？”

我格格笑了，差点儿岔气。

“一个人没有这么伟大。”我正色回答。

这是一个奇怪的城市，一切人的好坏皆有一个标准衡量，给予评分。而评分的标准则是，你每年纳税多少，对城市有无贡献，创造了多少的财富……分数高的人，可以出入高级场所，可以住在市区的豪华别墅里，可以享受种种优待。而分数差的，就要被赶出市区，有些场所也不能进入，比如凯悦。





※



不过我的分数如今是排名全市第 133 位，已经够本。

当初父亲和母亲离异，娶了云姨，才让他的排名从原先的 3409 升到如今的 387，全然不管在市郊的我们。

若是我和云姨的儿子结婚，大家的排名皆会有所上升。

呵呵，真是十全好事。

父亲可能都不知道如何查询排名，其实只要去市府交一些费用就可以得到。

看，管理体制还是透明的。

等我走出医院，已是深夜。

被一群老头围攻，实在不是件愉快的事情。起先还是探讨学术问题，我也就勉强撑出完美的微笑弧度一一解答。心里却在暗骂，他妈的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首席法医还真不好当。后来不知哪个人起的头，纷纷转攻我的个人生活问题，积极扮演热心的月老角色。头疼，简直不胜其扰。终于明白年轻也有年轻的烦恼。

一个电话响起，熟悉的音乐使我仿佛见到了救世主。“喂，蕾蕾吗？是我呀。”电话里的声音热情而轻快。“嗯。”最近这么叫我的只有一个人，“又被那些苍蝇烦了？快出来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”随即挂断电话，微微道歉，起身落荒而逃……

满天的星光，温柔的青草，流水淙淙，和风袭来，





我尽情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靠在他的臂弯里，脑子可以空白一片，放任自己的颓废和无序。

“蕾蕾，我们认识多久了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两年吧，大概，我记不得了。”我睁开双眼，感到了他身上的僵硬。

端坐起身，感到有些事情要面对。

唉，难道我就没有时间休息？

“成，你说吧。我们不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吗？”我微笑着。

成轻抚过我的脸颊，“你太敏感了。”敏感到他未开口，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。这到底是一个女人的幸还是不幸？

“你有没有想过要结婚？”成看着星空，心不在焉地问。

“尚无。”实话实说。

“为何？”

我浅笑：“我每天和尸体在一起的时间超过 12 小时，哪个男人敢娶我？”

他的喉咙里也发出一丝干涩的笑声。

“可曾受过父母的逼迫？”

“家人了解我，深知此事不可强求。”我没有和他提起过我的家庭。家人自然只有母亲，父亲不算。

“蕾……”他支支吾吾，似有难言之隐。

“直说无妨。”我心一沉，已经做好准备。





“我……我父母希望我尽快成家……”他看着我的眼神是那么无辜，饱含愧疚。

“所以……”该来的总是躲不掉。

他避开我的目光，并未继续。

我暗暗叹了一口气，歪着头，问：“贺礼10万不知道够否？我不想费心挑选，而且你也未必喜欢。”

成不语，低头片刻，转望着我。

“你犹如那颗星星，高贵清亮，却也让人望而止步。可能我要的是一个凡俗的妻子，不是清冷的女神。”

我哑然失笑，要分手了，就要表示愧疚，以示自己还有良心，大可不必。

按捺下心中微有的涩意，我起身，拍拍自己身上的杂草：“记得送喜帖给我。”

“我送你吧。”

“不必了，我自己有车。”挥挥手，我潇洒退场。

他愿意继续愧疚也好，无情也罢，反正彼此是退出对方的生活了。

站在自己的家门口，我累极，轻声道：“开门……”

大门霍然敞开，我慢吞吞踱了进去，一脚踢掉鞋子。

“主人，你回来啦……”一个悦耳的男中音，却听





上去有些幼稚。

“撒旦，我要洗澡。”

“好的，主人，10 分钟，水温 47℃。”

空荡荡的房间，复式两层，就我一个人住，如果没有撒旦管家，大概和狗窝无甚区别。因为我不会做家务。母亲依旧住在老房子，说不习惯市区。市区的确没什么好，但是我要上班，住的近好多睡会儿。

撒旦晃着它那圆滚滚的身体，来到我面前：“主人，喝牛奶，有助睡眠。”天……AI 也太发达了，现在的撒旦俨然是我的慈母的翻版。虽然距离他出厂只有 4 个月。

听着撒旦汇报一天的电话记录：

“唐医生，23 日有个年会，望你出席。”又是无聊的会议。

“樱儿，何时返家，我有事同你商量。”轻柔的语调是我最熟悉的母亲大人的。又有什么事，唉……

我，唐蕾樱，是全国著名的、也是最年轻的高级法医，用市长的话是本市的荣耀；是朋友口中的蕾，熟悉些的是蕾蕾，惟独只有两个人可以叫我樱儿——母亲是其中之一。看来我倒是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，区别对待，也提醒我自己要扮演好每个角色。



“主人，早点休息！”撒旦尽忠职守地站在我身边，一板一眼地说道。



“嗯，好。”虽然嘴上应着，但我的手指依旧在键盘上运指如飞，输入一串最为熟悉的密码。照例收信，却尽是账单。从信用卡到水、电、煤、房租，一应俱全，委实让人看得气闷。

只有一封信吸引了我的注意。纯黑的背景，上面只有寥寥一行字：“I'll be back soon.”我不禁扑哧一笑，这个家伙，竟然要回来了。

思绪飘浮之间，一个窗口便弹了出来。“蕾，你回来了！”发消息的人是自小同桌兼竞争对手柳飞絮。柳飞絮，我，还有林羽贻是从小学直到高中的同学。飞絮是一个非常好强的女孩子，每每考了第二名，就非抓住我追问半天不可。做了些什么题目，上了什么补习班，老师指点过什么……尽管我不胜其扰，但是命运奇怪地将我们紧密地绑在一起。这场战斗直到大学才结束。因为大学虽然同校却不同专业。自问可能是我身上缺乏这种韧劲和执著的勇气，所以才会和她成为好友。

“嗯。”我随手打了个字，又朝撒旦招招手，“我要吃水果。”撒旦的脸皱成一个苦瓜样，这究竟谁设计的模式，太丑了！“主人，你可以睡觉了！”它依旧喋喋不休。我瞪着它，造反了！用眼神强烈示意我要先吃水果再睡觉。就这么僵持之间，柳飞絮忽然问道：“爱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？”我一愣，她很少问我这么严肃的问题。于是，挥挥手，示意撒旦退下去。撒旦就顶着这么一张难看的脸，摇摇晃晃地走了。“不知道啊……”





我打了一个鬼脸。

她明显对我的答案很不满意，继续追根究底。

“假设你爱上一个人……”我哀叹，爱哪有假设的，“如果爱有假设，那一切都不会成为所谓痛苦和幸福的回忆了。”

有时也希望人生就如一场游戏，可以时时 Save 和 Load，那样就不会犯错，不会错过，不会伤心，不会遗憾。

只可惜，这一切都是一个假设。亦或者，决定游戏的人并不是我。

此时，撒旦居然将水果端来了，我笑咪咪地拍拍它圆滚滚的脑袋，称赞道：“真是好孩子。”

忽然撒旦说道：“爱一个人就是全心全意对她好，无时无刻不想着她！”

我大骇，吃惊地端坐起身：“谁说的？”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家务型机器人还有这种预设程序？改天一定要去工厂反映一下。

“电视看的。”撒旦白了我一眼，明显觉得我智商很低。

我暗哼一声，明天就把电视中儿童不宜的频道加密。

“主人，隔壁搬来一户新邻居。”撒旦忽然轻轻地说道。

我点点头，又专心和飞絮聊天，没有理会在一边的撒旦。





“死丫头，你这么晚才来，死哪玩去了！”另一个窗口弹跳了出来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“阿羽，我可是刚下班的苦命人啊！”趁机倒苦水。

“那是你工作效率差！”这家伙永远也不忘记挖苦我。

“是，是，是。”

“想让你来我这儿做事也不行，你只会解剖尸体！”

我嘻嘻笑着，一点都不生气，回道：“那是，早知道我学个整形，也能为你多挣点钱了。”

“乖，有这份心就好。”林羽贻和柳飞絮虽然都比我大两岁，但阿羽总喜欢摆出老妈的模样，而我也乐得装小。

“幸福找到了没？”

“幸福就在我手里噢。”我顾左右而言他。

“我给你介绍一个吧。”阿羽倒是很热心，“是他的好友哦，英俊，体贴，温柔，博学，满足一切女性对异性的幻想。”

据说只要是坠入爱河的人，也喜欢关心别人，好做月老。

“免了，这么好，你自己干吗不留着？”哪有那种完人，何况我对相亲这种事情真是无可奈何，父亲那还要对付一番才成呢。

“那算了，知道你这头猪没事就好了。改天送你一个 Surprise。”双子座的阿羽总是行动来去如风，一句





话说完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“那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这厢边，飞絮永远是那么优质的好奇宝宝。

我只好收起先前对阿羽的调笑态度，认真思索了一番，不觉又多吃了一小串葡萄，才慢悠悠地答道：“对我而言，就是让我觉得心动，让我快乐。”

“两者能兼得吗？”

“不能吗？”我诧异。

“或许让你心动的人却让你痛苦，而让你快乐的人却不能令你心动。”

“呵呵。”我笑笑。

飞絮那一行字打得飞快，我当时不知道，冥冥中让她一语成谶。

